

皖 泗 襄 甫
戴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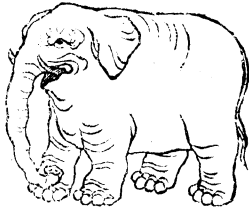
編 述 者 肖 像

叙

有客謂迂生曰。今世界共和。吾儕將爲極樂國民矣。迂生不解。客爲疏證。共和之義。迂生仍不解。適戴君襄甫以所著星球遊行記屬迂生叙。迂生方不解共和。展卷見有遊共和界。喜極讀之。撫案叫絕曰。今日共和不成。徒以私妻子財產。不顧名譽耳。必如是乃爲共和。因卒讀又曰。文明愈進。國迺愈樂。極文明而後乃極樂。此非託於虛誕也。客曰。迂哉。此理想也。迂生正色曰。理想實行之資料。不有是想。烏有是行。既有是理。必有是境。昔達愛斯克洛提斯。作夢遊廿一世紀。轉瞬而現。卽夢卽真。力圖競化。安知不臻此極樂界耶。客笑而去。迂生遂以此弁星球遊紀。

固陵祝尊彝懶僧贊言

星球遊行記 叙



叙

理想小說論者或病其疏。雖然理想者事實之母也。歐美各國新器新法層出不窮。溯其原皆胚胎於理想。故理想發達者其國強。理想滯塞者其國弱。理想實製造國家之原料也。近世泰西說部。言情紀事遊歷偵探外。要以理想爲最著。足與哲學相輔而行。吾友戴君襄甫。近著星球遊行記。蓋取哲學之精神。而以演義之筆出之者也。其理想直超乎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之外。而別闢一極樂世界。警闢透澈。足使懦立頑廉。以進化之公例推之。異日當必臻此境界。世有希望爲極樂國民者乎。是書實有研究之價值。不可不亟起讀之。

大埔楊毓輝然青識

星球遊行記
叙



理想
小說

星球遊行記自序

吾讀說部而羨西遊封神諸書理想廓達。不落俗間一字。迄今學術大興。漁輪之速。不亞土遁。飛艇之捷。不異騰雲御風。此所以論哲學者必由理想而歸實驗也。吾編星球遊行記。有取於西遊封神之遺義焉。書凡六章。政治之美。進而益上。至於極樂國而止。識者以爲荒誕無稽。而世界之進步。瞬息千里。專制政體。數月而共和。又安知所謂極樂國者。不及余身見之耶。卽不然。能使閱者心目中。有此一境。以增益志量。亦未始非快事也。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

皖泗襄甫戴贊自叙於北洋公報局內

星遊球行記 自叙



理想
小說

星球遊行記目次

第一章

遊共和界

第二章

遊商法界

第三章

遊女子界

第四章

遊老人界

第五章

遊理學界

第六章

遊哲學界

星球遊行記目次終

星球遊行記 目次

星球遊行記 目次



理想
小說

星球遊行記

安徽泗州襄甫戴贊編述

第一章 遊共和界

有覺世生者。一日飄然遠游。辭京華。至清涼之山。適有客舍。可送除夕。其翌朝卽某年也。於是憶往卜來。有無窮思慮。集於胸臆。感慨不能自己。獨坐沈吟。時漸移。夜漸深。四壁寂然。唯聞溪流潺湲之聲。方擬就寢。立而更衣。坐而對爐。忽覺精神恍惚。心旆飛揚。一轉瞬間。已遠遊於蒼蒼茫茫之天界中矣。所到之處。國土人民。與我地球無異。山河之形勢。鳥獸之種類。悉所經見。獨其風俗人情。皆有異趣。其最可駭異者。男無定妻。女無定夫。是也。蓋此國之風氣。謂女子爲男子之共有物。男子亦爲女子之共有物。

同等同權。爲男女共和獨立之國。無結婚之禮。無夫婦之別。然男女同居者少。以限於資產之竭蹶也。有男女合宿所。其中屋廬櫛比。如旅舍然。無論男女。一室止居一人。男女無別而有別如此。女子若懷妊時。必入產院。產院者。其國之政府爲產婦設立者也。其傍有育兒院。政府爲養育小兒設立者也。產婦分娩。送其兒於育兒院養育之。俟產婦氣體充足。乃歸其家。操作如舊。不許至育兒院竊視其兒。其兒亦終身不知其父母。是可謂奇風異俗矣。兒稍長。無論男女。皆去育兒院入小學。去小學入中學。卒其課程。始謂之成人。故一鄉一村。未有不創立產院育兒院小學中學者。國民自二十歲至五十歲。無論男女。俱納身稅。覺世生聞之。起而問曰。人之刻苦勉勵。守職業。積資產。皆因有親屬耳。若子孫夫婦父母兄弟各不相

謀。只顧一身一代。則守職積產者誰耶。時有其國鉅儒名練達翁者。在側答曰。人無家族之繫累。始脫其自利自愛之私情。私情盡脫。乃能爲社會盡力。何者。人有子孫。卽思傳其所有於後裔。于社會乎何與。若無子孫。身死之後。則傳之社會而已。社會卽己之父母夫婦兄弟子孫也。其愛社會必與愛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無異。於是人人皆計公益守正道無疑也。覺世生疑而問曰。人惟有興家創業傳貽子孫之念。而後乃計公益也。既不愛其子孫矣。何愛於衆人而利之哉。且人祇顧一身一代。無遺族係戀。皆自暴自棄。惟求一身之娛樂而已。安所計公益正道耶。練達翁曰。縱無子孫遺傳。亦有身後之名譽。愛己者必愛其名。有愛其名之意。必孜孜勉其業。汲汲立其身也。豈必爲子孫哉。且人有子孫。獨立進取之氣必減。依賴

子孫之心必多。故曰欲使人守其職業。全其功名。非絕其家族之緣不可也。覺世生曰。立功名。樹偉績。置資產。一旦身死。他人承之。與賤且貧者何異。英雄念此。莫不灰心。國尙能治哉。練達翁曰。不然。雖無子孫親屬。亦思自防其老。當強壯之時。博取資財。以計其將來。其念固重也。况又有獎勵財產之良法善政乎。試舉其犖犖大者。吾國政府爲社會公衆之代表。國民之父母也。兄弟也。子孫家族也。國民死後。葬祭禮式。盡歸政府措辦。設此處有一死者。政府查其所遺之財物。量其多寡。定葬祭之禮儀。無財產者。投尸水中。不行葬式。不設墓所。名亦隨身湮滅矣。若有幾圓幾十百千圓之財產。則行何等葬禮。設何等墓所。有萬元以上之財產。則鑄像於公園。建廟於市街。各有一定之制。餘財皆歸政府。政府卽用以充產院育

兒院小學中學之經費。此所以不絕其生財之念。而益策勵其競進也。覺世生更問曰。若從事兵役而死者。毫無餘產。亦有以酌其功乎。練達翁曰。若論兵役之事。不得不畧述我國歷史。酬報勳勞。有一定之規則。政府中記錄其姓名。又將其功績列之書冊。傳於後世。其通例也。然吾國由上古至中古之末。列國對峙。不相統制。戰亂不休。其後強者并吞。弱者漸滅。終成今日一統之大國。先是各國皆君主政體。後乃變而爲共和。共和既行。全國鎮定。承平已久。廢武備。罷兵役。故今代之人。不知干戈爲何物矣。覺世生曰。所謂近世者。幾何年。曰。十二萬五千年矣。覺世生驚曰。此國開闢幾何年。曰。一百八十九萬六千七百年矣。覺世生大驚。又問曰。貴國女無定夫。男無定婦之風。開國以來之制乎。曰。否。由於近世之共和政體。凡百

制度皆以共和主義定之。財產者萬人所共好。遂定財產共有之法律。財產既共有矣。夫婦卽財產類也。亦不可不行共有之律。於是遂廢結婚同居之故俗。立新制度。男女別居。蓋共和主義與男女別居相因而成者也。萬民皆守共和。不可不等同權。男女皆等同權。不可不各求獨立。獨立者。共和之結果也。且夫共和不成者。爲男女婚嫁之故。女去其家。歸男之家。女失其姓。變於男姓。以男視女。無殊附屬。卽專制所由成也。欲男女各存其姓。各立其家。皆不可不孤立別居。孤立別居。始得全同等權之真義也。故以財產共有。合之男女別居之制度。乃成一共和政體。復有駁其說者。謂財產共有。或陷於遊惰自暴之弊。於是公有私有之說。更起迭仆。不可勝詰。獨男女別居之制。非徒無指其弊者。而便益之利日盛。至今

日尚行用之。覺世生曰。其便益安在。曰。第一無父母妻子之繫念。可以任情適意。從事業務。第二無養育子孫之私義。利己之心。次第減少。愛國濟衆之至情。自然發露。第三無依賴眷屬親戚之念。自斲成立。無敢安逸。增志氣。求進取。若人人如是。社會自昌。用此制度以來。國勢日見振興。以至今日。此方今之隆運。所由來也。是時覺世生聞男女別居之益。猶未深信。然聞共和之制。頗有羨慕之意。又問曰。政府之法律如何。曰。吾國政府爲社會代表。卽吾人之父母子孫也。故人人有守其命令之義務。其法律嚴而且煩。覺世生聞此。拂然曰。余久處有政府有法律之社會。慨身世不能自主。常自詭宇宙必有極樂世界。故不憚遠遊。貴國雖純然共和。猶不勉有所箝制也。是非余之所隱期者。余將去而之他。

第二章 遊商法界

於是躡空虛。遊廣漠。翩翩然入於他星界中。天候地勢。鳥獸草木。不異我土村落鄉里。別有景象。既入市街。車馬往來如織。人民奔走如狂。貿易之盛。非意想所到。路傍有一老人。對兀兀坐。如迎客狀。大類賣卜者。覺世生援入國問俗之義而進曰。敢問此國政體如何。老人曰。國無政府。焉有政體。又問曰。然則以何法統御人民乎。曰。無政體。焉有統御之法。又問曰。然則貴國萬事萬物。衆人公有。無私產乎。曰。有私有之土地家室。曰。若財產之間。忽生爭論。何由裁決。曰。欲知其法。請先言社會之組織。敝國無政府。無法律。無租稅。無君臣上下之別。無國會議員之設。無裁判賞罰之章。統屬共和獨立。守自我自治之風。一家之法。一家創之。一人之法。一人治。

之與他人毫無關涉。若夫人與人之間。界限不能驟判。紛議忽生之時。則決之之法。唯一而已。曰一者何也。曰決於天。其法各村各郡皆有決運館。一二所。人民爭論時。兩造皆至。取決運器決之。一卜不可。不許再卜。以下之驗否。爲裁判之始終。覺世生起而問曰。決運館之費。亦如租稅課賦之出自民間乎。曰。決運館由商法主義而立。來決者出定額之金。以爲館中之費。都會輻輳之地。皆設決運分館。以便決者。余曾充派理財員。查收數之多少。中分一半。充本館所需。半爲派員之祿。皆由商法組織。不課之於人民也。曰。貴國無政府。無法律。無租稅。亦無村郡一切之費。盜賊凶徒之類。如何處分。曰。是等於上世中世時見之。近世所無。世運大進。人皆識間接之利害損益。無小利小慾之見。惡徒自然絕迹。道德自然蔚起也。若

萬一有此偵探捕縛之。送於商法會社。使出相當之額。此事一村中五年一有之。十年一有之。其他小盜小賊之類。揭示於新聞報中足矣。何者。商法國人重信用。一失其信。難立於世。故人人自恐失信。較諸畏刑罰也。更甚。由已往之經驗徵之。自今以後。惡徒將絕跡於國中矣。覺世生驚曰。貴國實極樂世界也。我國政治密。法律嚴。罪人惡徒。日加不已。比之貴邦。相隔雲泥。思之慚愧實甚。老人曰。子之國政體如何。曰。有君主政體。有共和政體。曰。貴國開關幾年。曰。開關之年代。各國歷史。互有異說。雖難確定。約在五六千年以前也。老人曰。是經歷未足耳。若比之敵邦。實在幼稚時代也。我邦開關以來。凡三百萬年。據歷史所傳。建國以後。久爲君主政體。中古變爲貴族政體。再變爲共和政體。三變復爲貴族政體。四變復爲君

主政體。五變又爲貴族。六變又爲共和。七變又爲貴族。八變又爲君主。九變始爲今日所用之無政體也。無政體以前。無論如何改革。皆戰亂相續。國家多事。自一變爲無政體。至今數十萬年之久。未嘗聞一日有戰亂之事矣。且夫上古君主政體之時。君上持權秉鈞。宰制天下。其後功臣漸張門閥。竊其威權。蔑視君主。遂廢斥之。功臣互執政權。謂之貴族政體。其後政權漸移於民。民權漸伸於世。遂乃顛覆功臣。而成共和政體。其後又經數世。貧者漸失其權。富者得益其勢。貧富之間。寔生階級。富豪者相合而擅政權。是又一種貴族政體也。其政體又變。政權漸由多數。移至少數富豪之中。最富豪一人掌握全權。是二次君主政體之所由起也。其後數經騷亂。而政體又變爲貴族矣。共和也。君主也。回還反覆於同一之政體而

已於是起絕大新論於民間。曰政治何必限於君主貴族共和哉。且無論用何政體。俱不能保國家久安。已往者不可爲明證哉。卽如共和政體。世間之評判。莫不曰最合於天理矣。然其政體之所長。唯取多數之論耳。多數之論。果公理哉。公理果不存於少數中哉。無論用何政體。終不得達於公理也明矣。苟於政治中。不取最簡便。最不需費用。不延時日。不用役員。人人皆得平易實行之法。如之何其可也。國家從來所用之政體。既不能保久安。又不能達公理。寧速廢之。用簡便平易之法耳。簡便平易之法。莫過於廢政府。廢法律。以天命天運爲社會之政府法律也。是法也。第一不需費用。第二不延時日。第三不用役員。第四人人皆得平易實行。商法必大興。富國之志得速達矣。此說終爲輿論所躋。忽起而廢政府。廢法律焉。

至於爭論紛議之事。道理不可猝辦者。任於天運決之。是今日決運館成立之原也。決運館之初立也。猶有政府之遺制。一鄉一村。有小決運廳。一國有大決運廳。各廳有決運官。有決運會。其大決運會。決一國之大事。如國會然。故其制度猶有類於政府。小決運廳。如戶主族長。中決運廳。如地方裁判所。大決運廳。即大政府也。其與政府異者。無君主。無大統領。無官職。無租稅而已。其後漸變而組織以商法主義。延至今日。乃無曩日政府之遺制矣。覺世生問曰。今日各地所有之決運館。爲地方獨立之決運館。非一國總合之決運館。若關於通國全體存亡興廢之大。何以決之。曰。今日人民。各知獨立。自治自裁足矣。無關於一國全體之事。問曰。若爭論之事。由小及大。或與國家相涉。將何如。曰。吾所居之世界。由古代至於中世。

數國對立。國與國之關涉。時時有之。自一廢政府。四鄰諸邦。皆豔慕之一時政府法律。皆歸廢斥。諸邦已統爲一國。無內國外國之區別矣。蓋國有內外之別。於商法貿易。大有妨害。商法盛則範圍漸擴。諸國不得不渾一於共和者亦勢也。又問曰。此決運法由實施至今日。經幾何年。曰。往歲已三十五萬二千五百年矣。覺世生驚曰。如此之久。國家竟能無事變。實不可思議矣。曰。內亂紛擾之起。乃人民之經歷未足。若富於經歷。知爭論紛亂之無益。將互相和睦以求安全矣。且國家爭亂不休。瞬息則巨萬失矣。商業繁昌之社會。何忍出此。順其自然之勢。皆知任天運可以久安。年愈久。經歷愈深。蒸爲風俗。出於習慣。所以能永保其安樂也。若年月尙淺。經歷未深。權利財產之爭論。故不能止。能積百萬年之經歷。必有如敝國之

一日。覺世生曰。全國中之戶籍人口。依何法調查之乎。曰。調查戶籍。別有商法主義之社會。或二三年。就各村邑調查之。合諸郡作統計。編爲書籍。廣售於世。偵探盜賊。捕縛罪犯。皆於此社中取費。又問曰。敢問婚葬等事。其儀式如何。曰。無之。當中世之時。稍有儀式。後世苦日用多事。寢去虛禮。而重實業。知婚媾之事。祝禱無益也。廢之。知死者無再歸之望。葬祭無益也。亦廢之。人之死也。近海則投其尸於水。近山則埋其尸於地。不作棺槨。不設墓所。不通知親友。唯埋葬後。揭廣告於新聞報耳。覺世生曰。儀式過于簡畧。不中人情。答曰。世運進化之極。故至此也。貴國至數百萬年之後。實業大興。商法大盛。必有睹此簡畧之日。覺世生曰。余願遊無政府之國久矣。來此是余幸也。雖然其社會之禮節風俗。去人情遠甚。非余所望。願

去此以遊君子之國。

第三章 遊女子界

既而襄襄雲路。無所適從。忽有境界。見於目前。山川村落之風景殊佳。遇一男子。挽車售物。呼而問其政治風俗。彼曰。行哉女尊子。繼遇一男子。釋荷憇路。傍問之如初。亦曰。行哉女尊子。覺世生未解女尊子之所謂。俄至一商店。見婦人對帳簿而坐。復問之。婦人曰。子從何來。曰。自地球。曰。子之國政體如何。曰。有君主政體。共和政體。曰。男女之職業如何。曰。男子或爲官吏。或爲教員。或爲商人。爲技師。女子爲紡績縫紉諸瑣屑事。婦人怪之。曰。官吏教員。唯限於男子乎。曰。教員時用女子。至官吏則限於男子。婦人曰。奇哉。其風俗全與我國異。我國官吏教員。皆限於女子。而男子勞筋瘁力。

營製造工業之事。故男子類皆無學無智。不通世情。而女子皆明學問。達事理有才能。故立於男子之上。能指揮一國之政權。其學校之教員醫士。會社之事務員。亦皆女子。唯政府所用之兵卒巡查等。則用男子而已。而長官亦女子也。覺世生聞之曰。異哉異哉。與我國相反。竟至如此。請問貴國政體如何。曰。君主政治也。然位不世襲。以一代爲限。通國呼爲尊上。是以此國風俗。多崇女子。加尊字呼之。或曰女尊。或曰女尊子。尊上之下有老官五十名。其長曰總老。老官之下。有親官五百名。近官一萬名。遠官十萬名。舉老官之法。則於廟堂開選舉會。使親官盡列諸席。由其列席員中舉一名。襲其職爲通例。若尊上逝去之時。總老履其位。缺總老時。由老官中依次升職。使居其位。其他親官之選用。由尊上之特命。近官之選用。由老

官之命。遠官之選用。由近官之命。覺世生問曰。此制度由古傳之乎。曰。自古經多少變更。乃定今日之君主政治。而官吏限於女子。則建國以來之制度也。又問建國在幾何年。曰。年尙淺。尊上之制。不過四千三百二十六代耳。歷五萬零九百五十七年也。尊上以前。天下唯一帝國而已。自尊上統轄全土。經五百萬年。帝國分裂。成無數之王國。至今有五百二十餘小國。皆獨立之君主國。執政權者。皆女子也。又問帝國之前。無歷史乎。曰。無可考。證之古來之傳說。帝國以前。列國并立。其時爲男子者。執政權。據歷史家言。帝國以前。野蠻時代也。干戈競爭行於世。帝國以後。文明時代也。道理競爭行於世。男子執政權之世。爲野蠻時代。女子執政權之世。爲文明時代也。今日之歷史。野蠻時代之記事。悉爲剷除。故政體年歷不可詳。

知。又問曰。合計五百二十餘王。國中人口及土地幾何。曰。人口一百八十五億。地積一千五百萬。其中屬我王者。人口八億二千萬。地積七百二十五萬。吾國之尺法。以人之平均身長。稱爲一長。百長則爲一引。百引則爲一延。一方長謂之一面。一方引謂之一平。一方延謂之一積。千五百萬積者。如地球全面之一億也。覺世生驚曰。年歷地積人口。實久遠廣大衆多。敢問人壽如何。曰。平均一百五十年。與二百年之間。古代人壽稱五百年。漸漸短縮。今日雖長壽者。亦不越二百年。覺世生曰。國土之大。年壽之長。是余之所大欲。然女子居上傳令。命男子在下受役使。風俗如斯。不獨不適鄙意。於天理亦不能無齟齬。婦人曰。吾不知貴國男女之天然性體如何。吾國女子之筋骨生而柔弱。男子則堅強。堅強者服力役。柔弱者從

事政治教育。是真天命也。若使女子服力役。男子執政治。是大反於天理矣。覺世生曰。女子體質柔弱。思想亦然。且女子有懷妊育兒之義務。不可當政治之煩劇。曰。子以爲體質柔弱。則思想亦必柔弱乎。恐無是理。吾不知貴國事。難斷言也。以吾國之例徵之。思想富者體質柔弱。而體質堅強者。乃乏於智力。貴國農夫耕田野者。與學人從事政治者。體質筋骨。孰強孰弱。曰。學者柔弱。農夫堅強。曰。然則腦力與體力。不一致也明矣。若夫懷妊之義務。固女子所不能免。雖然懷妊之年齡。大抵有限。吾國由三十歲至八十歲。其中五十年爲懷妊期。而女子就貴重職務。大抵在八十歲以後。其修學卒業。在三十歲以前。亦無妨於懷妊之事。既有聰慧。又無妨於產育。所以專用女子於政治也。覺世生曰。我國之女子。其於學問頗乏。

強力比之男子不及遠甚。故賤女而貴男。答曰。敝國之男子。無論如何教育。遠不及女子也。意貴國開闢至今。誤用男子之專制。猶未脫野蠻之積習耳。凡野蠻時代。強力之競爭必盛。男子筋骨強壯。立於上位。女子受抑制於下。自然之勢也。若文明漸進。道理競爭行於世。女子執政秉國。以抑制男子。亦理之常也。貴國男子握政權。足爲未至文明之實證。女子雖受教育。不得智力之發達者。非女子之生性然也。強力主義行於世。數千百年之習慣使然耳。覺世生曰。自今改此習慣。教育女子。使發達智力。應在何年何年之後。始得出於男子之上哉。曰。由我國之經驗考之。至少亦在百萬年後。覺世生驚曰。歲月悠遠。不可企及。曰。歲月雖悠遠。若由今日實行其事。必達其期。今日不能實行。雖至世界滅盡。其期終不能至矣。覺世

生曰。女子握政治教育之權。國家之利益如何。曰。其益甚多。貴國若自開闢以來。政教全權。委諸女子。國勢之隆盛。當十倍於今日矣。使女子處男子之下。非獨女子之不幸。實人生萬彙之不幸。嗚呼。一朝失策。毒貽萬世。可不戒哉。覺世生聞此言。曰。余未敢強信。且余不欲處於女子之下。貴國之俗。余所願者。唯其長壽耳。然貴國年壽。比我國雖長。乃漸漸短縮。終復何有。余安得至一長壽國。而詢其享年之術哉。

第四章 遊老人界

覺世生去女權國。逍遙於芒莠之間。忽又見一大世界於目前。其景色雖異。而人頗矍鑠。有立我前者。問曰。貴國何國。矍鑠翁曰。尊老國。何以名尊老國。曰。此國之風俗。尊敬老。人如帝如天。政體如何。曰。老人政體也。何謂

老人政體曰。非老人不能就職於政府。尤老者進而履帝王之位。帝王者。全國中之最老者也。然則當代之帝王。其壽幾何。曰。四十萬五百六十二日也。覺世生曰。是日數也。當年數幾何。曰。年數爲何。我國無之。曰。春夏秋冬四季爲一年是也。曰。春夏秋冬何也。曰。寒暑一循環之間。分爲四季。春夏秋冬四季之名稱也。瞿鑠翁曰。吾始解矣。貴國與我國天界之位置異。故日數之算法亦異。此國有晝夜循環。無寒暑變換。每日寒暑之度。大抵相同也。覺世生曰。我國土一年有一次寒暑之變換。恰如一日有一次晝夜之變換。晝夜之變換。三百六十五次。而寒暑之變換。適一次。故一年者。三百六十五日也。曰。若四十萬五百六十二日。以三百六十五日除算。我帝王之年齡。凡一千零九十八歲也。覺世生驚曰。何其長壽也哉。曰。敝國

人平均不過三十萬日。非四十萬日以上者。不得爲帝王。古來帝王中最長壽者。五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三日。除算之。卽一千四百十八年也。覺世生曰。政府之組織如何。曰此國有村長。郡長。縣長。有中央政府之官吏。村長者一村中之第一長壽者也。故稱之曰村老。郡長者各村老中之第一長壽者。故稱之曰郡老。縣長者各郡老中之第一長壽者。故稱之曰縣老。縣老之上。有中央政府之諸老。諸老之階級。有三等。大老。中老。少老。是也大老一人。中老二十五人。少老百人爲限。大老之壽。次於帝王者也。帝王稱老上。中老次於大老。少老次於中老。其叙任之次序規則。老上缺。大老進卽其位。大老之任。選中老中之第一壽者。中老缺員。選少老中之第一壽者。少老缺員。選縣老中之第一壽者。順次相補。至於村老。每有老上

之更代。率至村老之更代。其他中央政府。并地方廳之官吏。其數雖有幾千萬。是不必依國中年壽之次第。唯同役中人。皆以壽定班次而已。覺世生曰。朋友亦以年齡爲重乎。曰然。遇人必先問壽以爲禮。若爲人之紹介。通其姓名。并通二人之壽。又問男女之間。亦以壽序乎。曰否。男女者全異其階級。男上而女下也。故女中之第一長壽者。與男中之第一幼稚者爲列。且此國之風俗。男女不獨異階級。且異交際。如男女相會於同席。絕所不見之事也。故男子於生母及妻子外。不接女子。如遇女子於途。以接談爲失禮。國法之所禁也。又問母子之關係如何。曰。其子爲男子。則其母必立於其下。謹奉其命。覺世生曰。男權非過強乎。曰。所以至此者。自然之勢也。就今之歷史而言。古代多有女得權力。隨意交際男子。而弊風恒起於

其間男子之道德大亂。則壽亦不長。矯正其弊。莫如懸隔男女之交際。女權漸漸收。縮男權漸漸擴張。男子之品行始得方正。女子亦得全其貞節也。敝國今日男女共全美行而享大年者。絕言語交際於兩者之間故也。覺世生又問曰。貴國面積及人口如何。曰。人口大約五百億。面積三百億方離。一離者通常之步。一鐘所達之距離。曰。自開闢以來之年數如何。曰。其詳不可得聞。約一百億日。合爲年數幾何。曰。三千萬有餘年。覺世生聞之。愕然曰。歷年面積人口。實無數無涯。此無數之人口。無涯之土地。政府亦能統攝之乎。曰。此世界第一大帝國也。有第一之大政府。政府之權勢如雷電之迅。帝王之威力如天體之重。常置兵二億。巡查兵無數。爲鎮伏全國之器械也。古代帝王之威權。如今日政府者鮮矣。當時人民好動。防

害國安。欲壓抑政府。而政府之威權。反加而至今日之甚也。故欲國家無事。全在壓束抑制之力。壓束抑制。爲政之要術。覺世生慨然曰。年壽之長。國勢之大。皆余所深欲。然政府之權勢若此之大。萬民受其塗炭。此非余可永居之地也。雖然。願聞長壽之法而歸。曰。敝國上古。人壽亦短。然政體國風。變爲尊崇老人之規則。隨世運之進。講求攝生養身之術。人壽漸長。以至今日。再傳幾億萬日。必達長命不死之域。貴國若欲爲長壽國。宜先定尊崇老人之制。覺世生問曰。今日定制。幾何年後。可得千歲之壽。曰。貴國今日壽命平均幾日哉。曰。昔者人壽定五十年。今時約三十五年。三十五年者。應合萬二千七百八十日也。曰。此壽命在我國。已七十億日矣。貴國至七十億日之後。方可與我國等。七十億日者。卽貴國之二千萬年也。

覺世生聞之。大驚曰。其法甚善。然難實行於我世界。且余不欲受老人之壓制。猶非余所願居之極樂界也。但不知極樂界何在耳。遂告別而去。

第五章 遊理學界

覺世生去老人國。東矚西盼。欲探極樂國於天界中。遙望一星。其狀不類凡界。降止其地。仰視天。則有駕鷲車飛於空中者。俯臨海。有乘鯨船走於波上者。鷲車乃作車於羣鷲之背。使負其車於空中。勝於輕氣球焉。鯨船乃繫船於大鯨之尾。使引其船於波上。勝於蒸氣船焉。或在高山之絕頂。巨澤之深源。大湖之中央。建廣大廬舍。其精良之器械。雖不知何用。足令人一見而詫其奇異。覺世生途中遇一異人。面顏雖老。身體矮小如童子然。唯頭顱闊大非常。因脫帽爲禮。問此爲何國。異人曰。理學世界也。敢問

此世界之政體如何。曰。無政府豈有政體乎。曰。無政府何以統御人民。曰。統御人民。有學校之組織。小學中學大學是也。小學於一村一邑之教育外。并管理其政務。中學管理一郡一縣之政治。大學乃統轄通國之政治。教官兼職員。職員兼教官。取政教一致之主義也。敢問其政教之組織如何。曰。學校之外無政府。學校之組織。即政府之組織也。小學爲施下等教育之所。其課程限一千日。中學爲施普通教育之所。其課程亦限一千日。但分上下兩級。大學則分專門普通。專門高等。專門實地三科。普通科課程限五百日。高等課科限一千日。實地科亦限一千日。總爲二千五百日。入此修學者。卒業後。即因其程以定學位。學位有上下二等。下位有進士通士二級。上位有汎士深士明士三級。中學上級卒業者。得進士之位。中

學下級卒業者。得通士之位。專門普通卒業者。得汎士之位。專門高等卒業者。得深士之位。專門實地卒業者。得明士之位。學位之外。有學官之制。學官有四等。學老。學長。學頭。學員是也。此四等者。各分大中小三級。大學老。中學校老。小學老之類是也。配之於學位。則學老用明士。學長用深士。以上者。大學頭用汎士。以上者。中學校頭用通士。以上者。小學頭用進士。以上者。學員不關學位之有無。小學卒業者。皆可就職也。學官之總長爲大學老。大學老以壹名爲限。尊稱之爲學上。卽此國之君主也。學上之候補者爲中學校老。中學校老有選舉學上。及被選舉爲學上之權。小學老爲中學校老之候補者。亦有選舉被選兩權。學長學頭之任用。由學老之會議決之。此會曰學老會。其會長卽大學老也。小學之教員爲學員。及學頭之任。小學

校長爲學頭。及小學長之任也。中學之教員爲大學頭。及學長之任。中學校長爲大學長。及小學老之任也。大學之教員限於學長。及學老。大學校長卽大學老也。以教官之外。別無事務員。教員兼任事務。校長卽事務長也。覺世生問曰。女子亦得爲教員乎。曰。此國風俗。男女同等同權。更無所別。教員自不必論。卽校長大學老。苟有其資格。亦得就職。與男子相同。又問女子教育之法。亦與男子同乎。曰。固然也。女子與男子自同一小學。漸進中學大學。其所得之學位。亦與男子同。又問大學專門。亦分法學科。文學科。理學科等乎。曰。此國無政府。豈有法律乎。無法律豈有法學科乎。故大學中學小學。唯有理學科而已。小學教授。關於理學之初級。中學教授。理學中之大概。專門普通科。教授理學中之一部。或光學或音學或電學。

等之關於全體者。專門高等科。教授光學中之一部。或音學中之一部。專門實地科。亦實修其一部中之一部耳。覺世生曰。若無法律。何以裁判人民之訴訟乎。曰。此國之人民。皆學者也。人民皆學者。故不似無學社會之人民。有世俗之爭論也。其爭論。乃學理之爭論。訴訟亦學理之訴訟。故裁判之時。照學理中之天則。判決之而已。前所謂此國之政治者。即判定學理之爭論。解釋問題之奧義也。蓋不可與無學世界之政治。同日而語矣。然則此國於天然法則之外。別無所謂人爲法乎。曰。無無學世界所用之人爲法律。唯有學科之制度。取關於學事者。附衆議定之而已。然則此國無罪惡人犯乎。曰。以人民皆明學理。有辨別是非。去惡就善之識力。決無陷於罪惡之事。又問。貴國人民。自上至下。皆博學乎。曰。在此國之學制。人

必須卒業學科。然入中學大學。概任人之所好。至下等人民。雖不能盡爲博學。然以小學之課程。較無學世界之大學課程。猶居上上。且如辨別是非。就善去惡之識力。有自父祖教益萬世之遺傳。無須別受教訓於學校也。故敝國之人民。隨生而具者。卽他世界中博學者所不及也。又問此國自建國以來。卽無政府無法律無訴訟乎。曰此國之歷史。分古代中代近代。古代爲無學世界。近代爲有學世界。無學世界之時。有政府有法律有訴訟。有騷亂。有革命。有罪惡。後以多方檢治。知世之不治。乃人之暗於學理所致也。變無學世界爲有學世界之議起。第一變更學制。而策勵普通之教育。第二尊崇學者而置之上位。養成國風。漸進而至寬法律。簡政治。後遂廢政府矣。自此議之初起。至全廢政府。其間稱中代。自己廢政府。至

今日雖經數百世。而國內無一日之不寧。無一人之不善。號爲治平無事。安樂享福之世。此皆獎勵學問之實效也。問古代中代近代之歷年如何。曰古代五百零八世。中代百二十三世。近代二百五十六世。合計八百八十七世。又問幾年爲一世乎。曰此國之風尚。十日爲一旬。百日爲一周。萬日爲一期。萬萬日爲一億。卽爲一世。億億爲劫。劫爲宙。又問若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算之。一世當幾年乎。曰凡當二十七萬四千年。然古代凡一億三千九百萬年。中代凡三千四百萬年。近代凡七千萬年。都數凡二億四千萬年也。時覺世生大驚。異人曰。子勿驚。是實短歲月也。古代中代近代。總稱之爲有史世界。其前爲無史世界。推測無史世界之間。約五萬世。是人類世界也。人類世界之前。有動物世界。動物世界之前。有植物世

界。植物世界之前。有物質世界。動物世界。凡一切植物世界。約百劫。其實年月永遠不可知。物質世界。其久不知幾劫幾宙。蓋無劫之劫。無宙之宙。豈非無限無始歟。覺世生聞之。愕然仰嘆。不能復道一語。須臾乃問曰。敢問國土之大如何。曰。此國人晝夜兼行。所達之距離。曰一程。一程四方曰一方。百方曰一廣。一萬廣曰一大。一億大曰一極。此國土有二十三萬五千極。云實無邊之大。無涯之極也。人類住此者。雖不滿一萬億。而陸有飛鳥走獸。水有鱗屬介類。其他草木土石山川。無官之物。充滿於目前。吾人日夜交之遊之。是皆我同類也。若合算其同類。不知有幾億萬。實無數之數。無量之量也。覺世生嘆曰。幸哉此國之人民也。生於永遠無限之世界。住於廣大無垠之土地。交於無數之生物。接於無量之衆品。無政府無法。

律無惡徒無騷亂。治平無事。安度歲月。樂享幸福。雖宇宙無際涯。何處復有如此之樂土乎。是真極樂界也。余欲遊此久矣。今始得之。將永住於此。雖然未知此地之壽命如何。敢請曰。此地以一期爲人壽。殆無長短。一期卽一萬日。凡二十七年也。覺世生又驚其短命。曰。我國久遠廣大。雖不及此。而人壽殆倍之。異人曰。貴國人壽幾日。曰。五十年。卽一萬八千二百五十日。曰。人皆得五十年之壽乎。雖有一年而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而死。者。計其平均。不下三十五年。比貴國多七年半也。異人曰。貴國人勞動無晝夜之別乎。曰。否。夜就眠息。晝就職業。又問貴國之人幾歲爲成人。曰。平均十五歲也。又問。因天災而有病者乎。曰。其數甚多。曰。貴國與敝國比較。貴國之人壽頗短。敝國今日壽無長短。古代頗有不齊。蓋其不齊者。因理

學之未造其極。理學造極。寒暖晴雨。衣食住居。皆適其度。得其宜。人皆全其壽。是今日敝國之實況也。敝國日暮時。懸照閣器於空中。無異白晝。寒時用暖天器。暑時用冷空器。以調節氣候。雨過其度。則用拂雲器。風失其時。則用拔風器。地震則用防震器。雷電則用排雷電器。以此無晝夜寒暖之別。無烈風暴雨之恐。無天災地變之憂。實照閣暖天冷空拂雲拔風防震排雷電等器之所賜也。此等爲近代所造。其器械精巧。非中代以上之人所能夢見者。理學之精備如此。加之醫學。亦臻絕技。近代初世之前。有內外兩科之別。今則唯有外科而已。身體之內部。無論何處。外科之治療。無所不及。通國無不能治之病人。之病根已絕。此亦從器械精良而來者也。更因人之智力勃發。注意於攝生養身。防病於未發。飲食動作。不失其

節。以此人皆得全其天年而死。敝國人之壽。所以無長短也。以一萬日爲大數。雖或有一萬十日而死者。或有九千九百八十日而死者。然不過三十日之長短。其差未有出五百日者。且敝國之人民。晝夜動作。每夜無睡眠之事。每日無飲食之事。在近代之初世。每夜就眠。每日三餐爲通例。後因學理日近。知此事皆由習慣而成。於是漸變爲一日一食。二日一食。三日一食。漸久漸減。官骸百體。亦從之而變。數世之後。百日一食。千日一食。亦支持之。於眠亦然。由二日一眠。三日一眠。五日一眠。漸久漸減。至數世之後。百日一眠。千日一眠。亦不困頓。自近代之初世。用漸減法。二百餘世矣。今則一周一食。一期一眠。眠卽其人之死。是敝國人民一生無眠息之時也。故又名爲不眠世界。此外尤有近代所發達者。亦不可不知。生而

滿一千日入小學。二千日入中學。三千日入大學。卒業時乃滿五千五百日。至六千日結婚爲通例。夫婦共同居四千日。人生未足一千日者呼幼兒。一千日至二千日者呼童子。二千日以上者呼成人。卽以小學卒業爲成年也。準以上所述思之。貴國與敝國。孰爲長壽。可以判矣。貴國定壽雖三十五年。十五歲以下爲未成人。則成人以後。僅二十年。此二十年間。半消磨於眠息。其作事之日。不過十年耳。其十年間。或飲食。或病臥。益以休息。至少亦消去一半。則一生動作。不過五年。實可謂促而又促者矣。敝國二十七年之定壽。其間無眠息無病臥。唯百次進食而已。且生滿千日。卽入學。入學以後。有九千日。其九千日之飲食。不過九十次。飲食三十次。應積消一日。則九十次不過三日耳。於九千日內減之。尙有八千九百九十

七日。其日數卽二十四年半有餘。是敝國作事之日數。比之貴國之五年。正五倍也。焉得斥之爲短命耶。覺世生曰。此論余誠感服。無所容喙。然余所願遊之爲長壽不死之國。貴國之壽雖加敝國五倍。亦非長壽不死。不知理學再進。能使人不死否。異人曰。若願不死。不如不生。生必有死。是天之命。非人力所能爲也。無論理學如何精進。亦不能達不死之世界。理學亦唯防天災除病患。滅不覺之時日。而增知覺。去不快之心慮。而臻愉快。使人人盡其天壽已耳。覺世生曰。然余無永住此國之念。欲早歸去。遂告別而行。

第六章 遊哲學界

覺世生去理學界。擬歸故國。而失其所在。且思此遊。雖稱曠邈。而有所優

者○必有所繼○吾志在○不死國也○前所遊之尊老國○享年雖差久遠○居其國必服其壓抑○未爲樂土也○樂土豈竟不可得哉○於是盤旋於雲路○踟躕於太空○忽於蒼蒼茫茫之間○見有翩翩而舞○飄飄而浮者○注視則一仙人也○儻然現於空中○不知其所從來○遠望則若影若氣○近瞻則儀表巍巍○眞上界之仙人也○問覺世生曰○汝何爲來此無限無涯之中耶○曰爲探不死國而來○仙人曰○不死國卽此是也○不死人卽我也○曰此乃天空○并非土地焉○謂之不死國耶○曰不死國○無一定之土地○無一定之方位○彌上下無涯際○貫古今無窮極○以宇宙爲國○以萬界爲家○以空洞爲礎○以四時爲柱○以無方位爲方位○以無國土爲國土○是所以能不死也○若有一定之方位○一定之國土○是死國矣○有方位有國土○則必有盛衰存亡之變化○有存亡盛衰

其人民亦固不免有生死。宇宙之公理也。今我國一切無之所以爲不死國也。敢問貴國有政府。有法律否。曰。政府法律等。有死之國。或有之。非吾不死國所知也。又問社會有貴賤貧富之等差否。曰。亦有死之國之事。非吾不死國所有也。又問財產有私產公產之別否。曰。敝國之人民。皆以宇宙爲財產。豈有公私之別乎。謂之私卽私。謂之公卽公。又問貴國亦設學校教育否。曰。敝國之人民。不受教育。不修學問。而自通萬理萬法。智德圓滿。無煩學校之設。又問有男女老少之別否。曰。此世界人壽不死無老少。人人智德圓滿。無男女之別。又問男女豈終無別耶。曰。世有男女之別。因人之有死。無死則無須生殖子孫。無須生殖子孫。則男女何別哉。又問有晝夜寒暖之別否。曰。無晝夜。無寒暖。無四時歲月之事。所謂以天地爲春

秋者也。又問有眠食否。曰無眠食。曰何以能生活耶。曰人須眠食。因有形體。此界人民無形體。豈有眠食哉。然則人得見否。曰無形體者肉眼不可見。惟以慧眼見之。又問有快樂痛苦之感覺否。曰既無形體。豈有感覺哉。然實有精神上之歡樂。曰有無天災疫癘。曰天災疫癘。有形世界之事耳。此爲無形無界病魔不得犯。天災不得進。覺世生疑而問曰。雖無形體病上之病患。必有精神上之病患。曰無形體之病患。則決不有精神之病患。何以言之。曰精神上有病患痛苦者。爲有形世界之事。形體上所生之病患痛苦。流而入於精神中。釀爲精神上之病患痛苦。又以其精神形體連結。欲保存於形體。遂起精神上之病患痛苦也。蓋病患痛苦皆因關係形體生者。若精神離其形體。豈復有病患痛苦哉。且不可不知我所謂精神

之歡樂者。全與有形世界之歡樂異。有形世界之歡樂。無形體精神之別。皆對待苦痛所起者。而其實亦痛苦也。雖均爲痛苦。而比之痛苦之痛苦。則差歡樂耳。故此苦樂。爲有對待之苦樂耳。今我精神上無對待之痛苦。故歡樂卽爲絕對之歡樂。其歡樂非自形體而生之。離形體而存之者也。非對待痛苦而名之。離痛苦之對待而獨有者也。是爲真歡樂也。覺世生曰。余於此少有疑焉。歡樂而無對待。未必爲真歡樂。何得直謂之歡樂耶。歡樂因痛苦而形之。有絕至之歡樂。卽有絕至之痛苦。則精神亦不得謂無苦樂之別。曰。子言誠然。精神世界。非歡樂世界。實爲不苦不樂之世界。然稱之歡樂世界。不過受有形之形容耳。夫精神世界。雖不苦不樂。而其歡樂。又非有形世界之歡樂可比。其味在言語想像之外。有形世界未知

眞樂。故假用對待之語。精神世界。不苦不樂之實際。不能表示其萬一於他人。要非個中人不能解耳。夫有形世界之歡樂。非眞歡樂。乃痛苦所餘之不痛苦者耳。譬如月夜。望樹影而判明闇。可知其明非眞明矣。至朝日既出。則其明亦闇矣。然生長於夜中者。月明之外。不復見他明。如日光之照澈。非彼等想像所及。精神界之歡樂。宜乎非他界中人所能識矣。且與有形界之歡樂。不惟不同其量。亦不同其原。有形世界苦亦苦。樂亦苦。卽謂之絕對之苦界。亦無不可。無形世界之歡樂。其實味眞情。皆可以反觀而明。若汝欲知絕對之樂。宜脫有形界而入此界。以久居之。而後可相喻耳。覺世生仰而驚。俯而嘆曰。是眞無比之極樂世界也。余何來此之晚也。嗚呼。此余祈禱而欲久住之世界也。而余至今日。不能達其願力者。以不

知有形界之外。有無形界也。余自離別鄉國。初遊共和界。次遊商法界。次遊女子界。次遊老人界。次遊理學界。六轉而終至此界。亦云幸矣。共和界未免政府之壓制。商法界未免運命之壓制。女子界有女子之壓制。老人界有老人之壓制。理學界有學者之壓制。是皆非自由極樂之境。且諸界之中。或有刑法之苦。有貧賤之苦。或有衣服之苦。或有妻子之苦。或有病患之苦。或有生死之苦。是何歡樂之足云。獨至此界。無政府。無法律。無騷亂。無財產。無病患。無天災。無晝夜。無四時。無生死。不須衣食。不須屋宇。不須教育。實在自天然之世界也。嗚呼。世間不知有此樂土。而出沒於苦海。浮沉於迷路。誠爲可憫。同生於宇宙之間。荏苒於無限之窮愁。勞動於無涯之艱辛。汲汲營營。不遑自己。天下皆然。何其迷之甚耶。幸哉。余得遊此

樂土。機不可失。願永住於此。仙人笑不可仰。告覺世生曰。我知汝自何國來。汝必爲地球某國之人也。覺世生曰。仙人何由知之耶。曰。凡住此世界者。皆有慧眼。具慧眼得洞知過去未來。上下八方之事。覺世生曰。余無慧眼。奈何。曰。未住此界。因緣不熟故也。曰。若何因緣可熟耶。曰。在有形界。善全其義務。然後至此可熟也。曰。其義務如何。曰。有形界之義務。國有政府。則有對於政府之義務。有君主。則有對於君主之義務。內有父母兄弟。則有對於父母兄弟之義務。有妻子。則有對於妻子之義務。有朋友。則有對於朋友之義務。有社會。則有對社會之義務。有對國家之義務。有對祖先之義務。有對萬物之義務。有對天地之義務。有對一身之義務。全此義務。始可得精神世界之永樂。汝歸本土。早盡義務。再來此界。我所深望也。汝

知我耶。我亦曾遊汝之國土。覺世生聞之不信。曰：仙人何名。曰：我乃降誕於印度之釋迦牟尼也。覺世生大驚。曰：余以爲天界之一仙人。豈料爲我西鄰之釋迦牟尼佛。余在本國聞其名。慕其德。見其書。感其智。今跪其面前。接其容光。何幸如之。仰拜之際。佛之兩側諸聖畢見。問曰：是皆佛之分身耶。曰：現於我左者貴國孔子也。現於我右者。其一希臘國大儒蘇格拉第。其一德國碩學康德也。覺世生歡喜無量。仰歎敬拜曰：是余生平尊崇欽慕之四聖也。得邂逅於此。實余畢生之幸事。余死無憾矣。請速歸吾國。盡人生之義務。再來此界。拜畢將去。釋迦牟尼曰：我且囑汝。我嘗在汝土說法。示不生不滅之涅槃界者。其後衆生有不盡生前之義務。而欲到涅槃界。是所謂無因而求果。焉得達其愿力哉。汝之世界。實苦界。然其苦界。

卽達樂界之道。苟有生於涅槃界之志。猛勇精進。不可懈怠。汝歸本土。可代告衆生。孔夫子亦曰。我在汝土時。見世道人心之不治。講修身齊家之大道。說仁義道德之大本。其後人民。役於私利。錮於私慾。羣忘大道。實爲道德之罪人。猶冒吾名。吾實恥之。譬如鹿戴虎皮。終無搏鬻之力。何益。汝歸爾國。可傳播此言於衆。蘇夫子亦曰。我在汝世界時。欲矯正時弊。明知德之本體。其說研究之者多。惜解之者少。汝宜爲我擴其道。康夫子亦教我曰。我見學者議論。有偏於一方之弊。欲總合貫徹之。遂少中正完美之哲學。汝宜繼我志。矯正今日之學弊。覺世生跪拜而言曰。余雖不肖。不能當其責。然鄙力必有所盡也。言終仰瞻四聖之尊容。已渺然矣。但見孤燈欲暗。爐火垂滅。四壁蕭然。聞水聲響於戶外。始知此身仍在深山旅舍中。

也。起檢時表。將報子時。覺世之大。鳥乎。一寺之間耳。不知爲夢中之虛想耶。想中之空夢耶。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刊印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發行

定價二角



編述者 皖泗襄甫戴贊

印刷所 北洋公報局

發行所 北洋公報局
天津廣仁堂

各處書局均有寄售